

略談《古尊宿語錄》

沈鵬年

在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中，有一部書被人奉為「諸家機語，禪門至寶」；但也有人「斥」之為「闢割祖旨，斷送慧命」。長時期的褒貶不一，似乎給這部書蒙上了一層迷霧，不免有莫測高深、難明究竟之歎。這部書，就是書名見於明代永樂年間刻印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閱藏知津》和當代呂澂先生編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撰述」類編號「一九〇一」的《古尊宿語錄》。這究竟是一部甚麼樣的書呢？

(一)

《古尊宿語錄》是一部反映中國佛教禪宗發展到「五家七宗」階段時禪風的至要典籍。它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深刻的時代背景。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於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六十七年傳入中國——有摩騰、竺法蘭白馬馱來佛像、佛經至洛陽，遂建白馬寺。其後經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年間廣泛而深入的傳播，與中國傳統思想及社會實際相結合，開宗立派，獨立發展，具有自己的特點，走上了「佛教中國化」的道路。當印度佛教日趨衰落時，中國曾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慧炬燭世，光耀千古。

初唐年間，中國佛教禪宗繼天台、華嚴諸宗後興起，自公元七一至八二〇年，唐玄宗李隆基、代宗李豫、德宗李適先後追封達摩門下的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為禪師，於是禪宗更為興盛。唐末會昌年間（公元八四一至八四六年）出現「滅佛」事件：武宗李炎下令廢除全國寺院四萬餘處，強制三十萬僧侶還

俗二十六萬餘人，佛教嚴重摧殘，宗門均告式微。在此種險惡環境下，惟禪宗「明心見性」、「傳佛心印」，毀其外不能絕其內，傷其身不能滅其心。由於各家禪師本來散居山林，同平民接近，故受難較輕，得以依舊流行。在摧殘的高壓下，無數佛學經典焚燬散失；而新的禪宗語錄，却應運而生。

何謂「禪宗語錄」？即歷代名德禪師傳法時法語的記錄。《禪林象器箋》云：「禪祖語要，不事華藻，以常談直說，由侍者小師隨時筆錄，此名語錄。」它大都出於親隨左右的門人弟子之手，後世又加以蒐集而成。其中集其全部者稱為「廣錄」；撮其要旨者名為「語要」；其體裁單錄一人之語者稱為「別集」；蒐集多人的語錄者名為「通集」。禪門原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著稱。自六祖慧能的《壇經》開語錄之濫觴，僅以宋朝而論，《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收入禪宗語錄二十三部三百零三卷，宋、元、明以來的歷代禪師語錄問世，更不下數百餘種。《古尊宿語錄》乃其中之一也。

《語錄》和《燈錄》之盛行，顯示了禪宗的興旺發展。中國佛教禪宗經歷了達摩禪、東山法門、南宗禪等三個階段發展到「五家七宗」。「以一心為宗，照萬法為鏡」。宗門發揚光大，思想更臻完善，內啓宗明理學，外傳朝鮮日本，豐富文化生活，開闢新的境界，從而成為中國佛教史上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主流。而以大鑑慧能（公元六三八至七一三年）為創始者的南宗禪，其教義如同整個佛學思想一樣，在人類的理論思維發展史上，留下豐富的經驗教訓，佔有重要而光輝的一頁。

在歷史上，禪宗思想的形成、發展和演化過程中，儒家與佛學、道教與釋教，禪學與理學……有着錯綜複雜的關係。它們之間，時而對立，時而統一，時而聯斥，縱橫交錯，相互啓迪，使中國佛教的禪宗賦有鮮明特色的體系，因而對中國的佛教史、思想史、社會史、哲學史、文化史……的影響和關係，極為深刻和密切。禪宗的《語錄》和《燈錄》的體制，更啓發了明、清等代史學家，黃梨洲之《明儒學案》、萬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等，大抵借鑑及仿此體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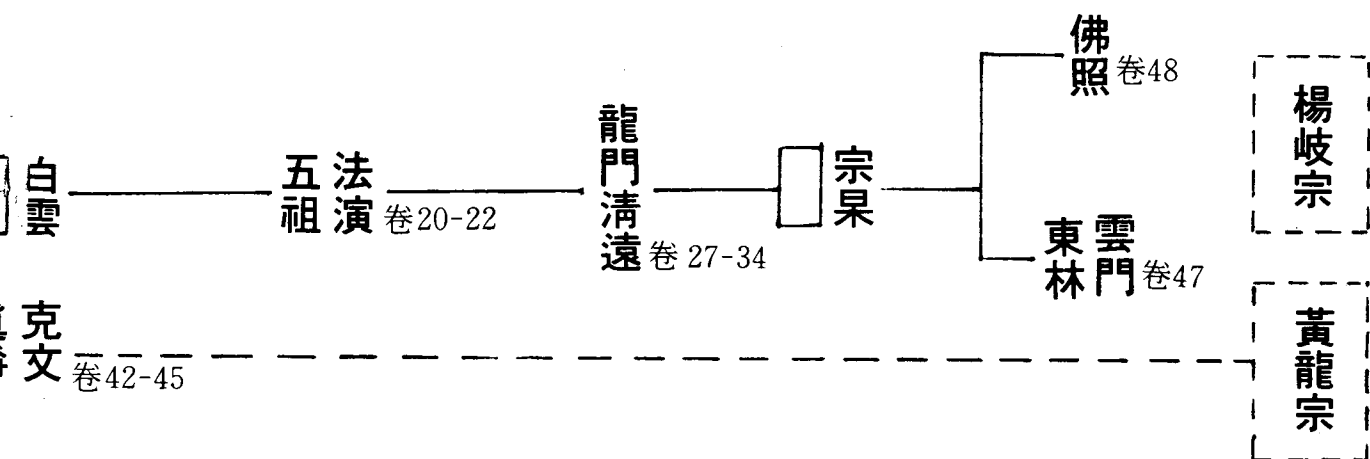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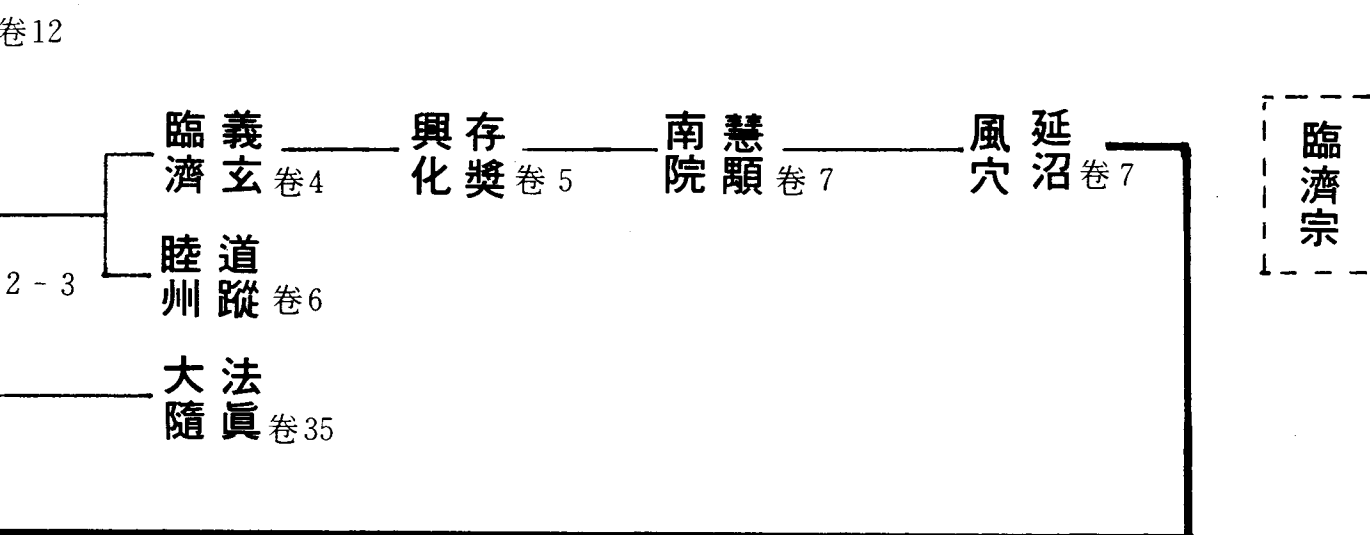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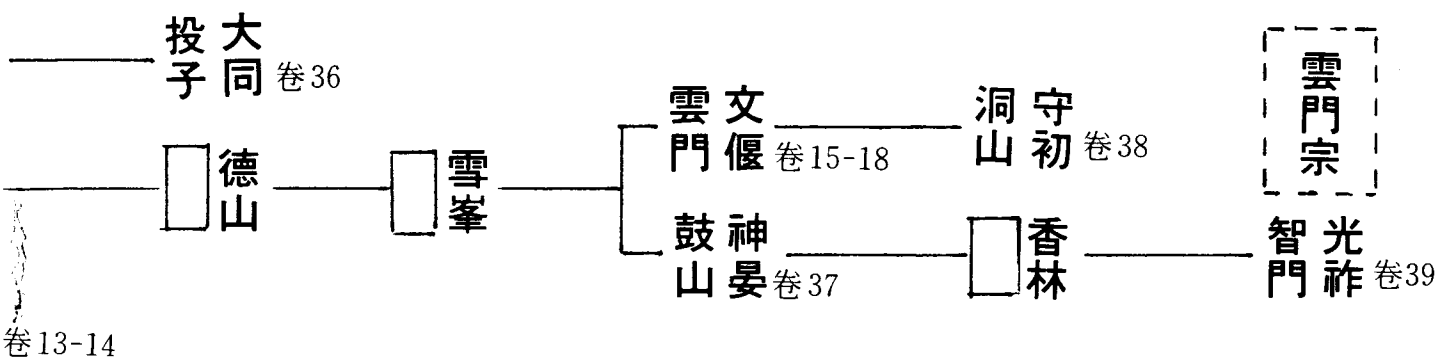
《晁氏讀書誌》論及禪學時曾云：「嘗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世疾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獨聯珠疊璧，雖山淵之水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在政治混亂之時，有氣節的人，做事固不易，說話亦不易，當時只可出家做和尚，此禪宗之所以盛行也。從《五燈會元》到《古尊宿語錄》，正是歷代高逸的言行和列傳。而禪學思想中那種提倡獨立思考、漠視權威，返求諸己、順乎自然的「革新」精神，對每一時代的人心，影響深弘。在當今世界，歐洲、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著名學者和有識之士，都在聯繫人類現實生活而問展對「中國禪」多方面、多層次研究之際，認真閱讀和研究一下《古尊宿語錄》和《續古尊宿語錄》，是非常有意義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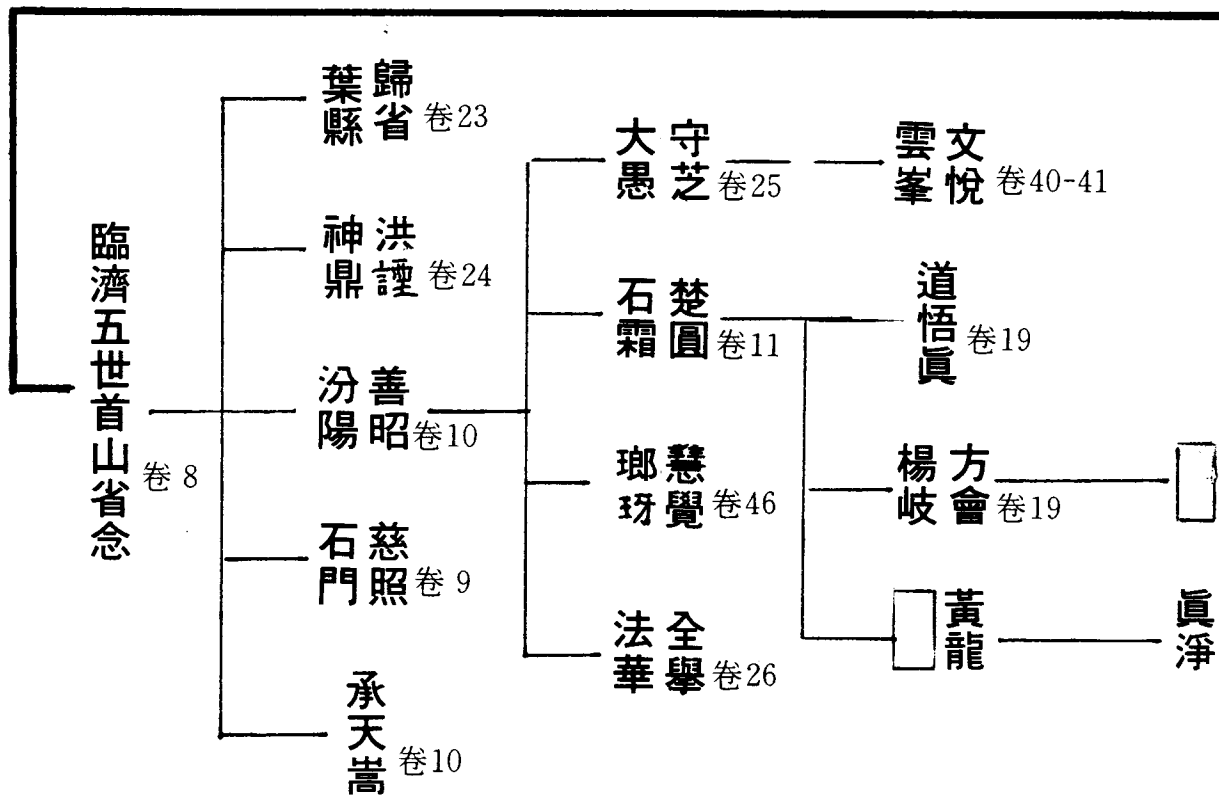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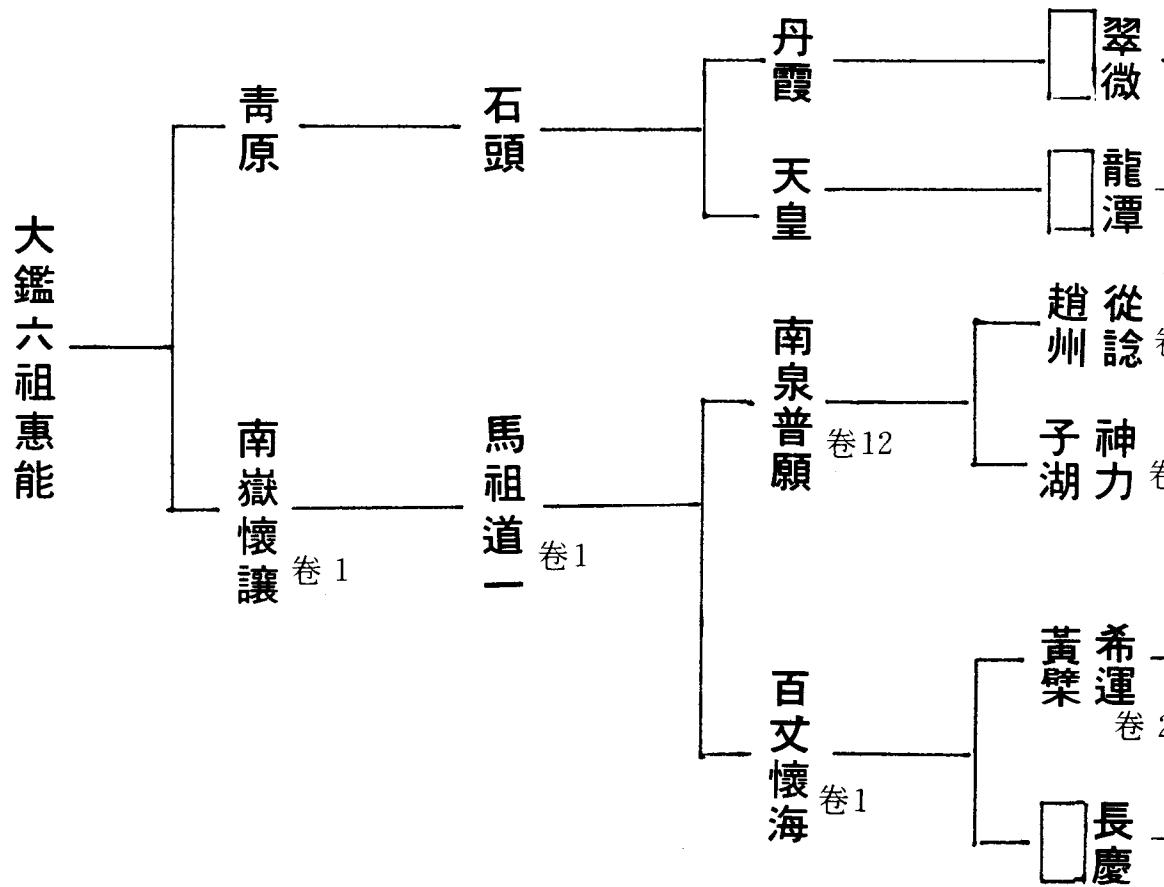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謂釋迦牟尼以前為七佛，猶儒家謂孔子以前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七聖。以摩訶迦葉至菩提達摩，為西土二十八祖。而禪學自達摩入中原，凡五傳至慧能，是為東土六祖。《古尊宿語錄》彙編禪宗自六祖慧能以下歷代著名禪師的法語，由南宋清蹟藏主集。全書四十八卷，蒐羅三十六家。其內容是師徒傳法時口述的記錄，包括：上堂、小參、普說、垂示、垂代、心要、勘辨、對機、偈頌、頌古、學古、拈古，以及

行狀、遺誡、遺表、奏對、請疏、塔銘、序跋、祭文等等文字，共四十五萬六千餘言，多為唐、宋間各種《燈錄》和入「藏」典籍所失收未備的。

慧能門下，得法而公認為「第一流大師」者甚衆，其高足十餘，而世系主要為：荷澤神會、南嶽懷讓、青原行思等三個系統。在禪宗發展史上，神會一系未能廣衍。遞代相承而法脈不絕的，是南嶽和青原兩系。南嶽系是指住在湖南衡山般若寺的懷讓、其法嗣馬祖道一、再傳弟子百丈懷海的一系；青原系則是指住在吉洲青原山靜居寺的行思及其法嗣石頭希遷的一系。從晚唐至南宋，南嶽系演化形成了沩仰宗、臨濟宗，以及臨濟宗又繁衍分成兩個支宗：黃龍宗和楊岐宗；青原系則演化形成了雲門宗、曹洞宗和法眼宗。世稱「五家七宗」——南宗禪發展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門庭設備和接引後學方面，由「一花五葉」而「五花八門」，這就是沩仰宗的「方圓默契」，臨濟宗的「互換為機」，雲門宗的「函蓋截流」，曹洞宗的「敲唱為用」，法眼宗的「一切現成」，黃龍宗的「貴在息心」，楊岐宗的「大機大用」……，形成了不同的宗風；但是，以「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和「頓悟、自力」法門的基本思想而論，本質上則相差無幾。《古尊宿語錄》抉摘南宗禪的宗門幽隱，以南嶽系臨濟宗為主線，詳及楊岐、黃龍。從而對懷讓、馬祖、懷海、黃檗一脈的禪學宗風，在五百年間的師承淵源、思想演化等方面，顯示了清晰的脈絡。原編者詳於南嶽，但不殫青原。青原系發揮獨妙、門徒遍佈的是雲門宗。書中以四卷篇幅集印雲門宗創始人文偃語錄四萬五千餘言，佔全書十分之一。又收雲門法嗣及旁出弟子四家語錄，亦有四卷計三萬餘言。因此，綜覽全書，對南嶽、青原兩系，雖有詳略之別；然以宗門而論，則雲門、臨濟並重。歷來有所謂：「《古尊宿語錄》為南嶽懷讓以下四十餘家之語錄者」的說法，（如舊版重印《佛學大辭典》及大陸新版《辭海》之有關條目）殆亦似是而非，未為至當。



《古尊宿語錄》南宗禪三家傳承簡表



茲將《古尊宿語錄》三十六家之宗門傳承關係，溯源究委，製成簡表，附載於此，以正訛傳，而明淵藪。表中共列南嶽、青原兩系、四宗、十七代、五十家；其中十四家名號旁加空框爲記，蓋其人其語爲《古尊宿語錄》所未收。

(三)

《古尊宿語錄》之主要優點，厥在抉逸輯佚，補正史乘之未逮。試舉兩例，以見一斑。

歷來學界，無論是前支那內學院的前輩大師，抑或台灣的佛學碩彥，都認爲：開創了採用偈頌、詩歌體裁傳法這種風氣的，一般推汾陽善昭爲首。但據《古尊宿語錄》所收以偈頌、詩歌體裁傳法的禪師，有二十家之多。馬祖道一的再傳弟子、南泉普願的法嗣趙州從諗採用詩歌、偈頌傳法，幾乎早在汾陽善昭的近百年以前；其後，採用詩歌、偈頌傳法的有雲門宗創始人文偃，他是青原系統，輩份要比臨濟宗的汾陽善昭高出三代；臨濟宗較早採用詩歌、偈頌傳法的，還有汾陽善昭的老師首山省念，相傳他用詩、頌的年份要比汾陽善昭早了大約五十年左右……。看來，開創風氣的，似乎應該另有其人。質諸佛學大慧，未悉以爲然否？

又如：佛眼清遠爲北宋高僧，得楊宗艸師法，與佛果克勤、佛鑑慧勲同爲法演高足，世稱「東山三佛」之一。他「嚴正靜重」，惟以傳道爲任，「其爲教則簡易深密」，「使人洞真源，履實際」，「於千頭百面處見得根本」。因而「三領名刹，所至莫不興起」，四方學者，雲集其門，至「居無所容」。但他「平居以道自任」，「靜默自晦」，「澹泊寡言」，更「不爲勢利屈」。因此聲名反而遠不及佛果、佛鑑。有關佛教史籍，對他着墨甚少；即《五燈會元》，詳於佛果、佛鑑，對他也草草帶過，無從體認他的博義弘旨。《古尊宿語錄》收集他的「一家之言」，達八卷之多，逾七萬五千餘字，成爲全書份量最重的一家。

南宗禪傳至黃龍，花開牆外，立宗異邦。日本僧人明庵榮西

爲黃龍慧南的再傳弟子，回國後在日本創設臨濟宗。在中國，黃龍宗的重要代表則爲眞淨克文。他一生曾五坐道場，說法逾半個世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善於說法，深得衆信。王安石在南京捨宅爲寺，請他住持；蘇軾、蘇轍兄弟，更對他推崇備至。時人稱他對禪學「集其大成，光於佛祖」。《古尊宿語錄》集印了他在聖壽、洞山、金陵、廬山、寶峯等處傳法的語錄，四萬三千餘言彙爲四卷，靈山一脈化爲處處蓮花，使人悟無言之道，契絕相之宗，青山白雲，開遮自在，讀之歡喜無限。

再如：《古尊宿語錄》還集印了三卷法演語錄，他是楊岐宗的重要代表，追求「紹先聖之遺踪，稱提祖令；爲後學之模範，建立宗風」。世人稱他「中興臨濟法道」。流傳民間最爲有名的，是他對弟子的「四囑」，即：「福不可受盡，福盡則必致禍殃；勢不可使盡，勢盡則定遭欺侮；語不可說盡，說盡則機不密；規矩不可行盡，行盡則衆難住。」據《羅湖野錄》所載，這是法演對弟子佛鑑付與「法衣」時所囑咐的。法演說：這些「雖世俗常談，在力行如何耳」。惟其如此，更充滿了人情味。因此，法演的思想在當時很有影響。在《水滸傳》那個「逼上梁山」的年代，法演的「四囑」實際上是針對蔡京、高俅之類當朝權貴顯要而發的。這也是楊岐宗深受平民百姓擁戴的原因之一。

《古尊宿語錄》重點彙印了他們的語錄，補充了《五燈會元》和其他佛學典籍之不足，爲研究南宗禪發展到了「五家七宗」新階段的禪風，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原始資料，是值得深入誦讀的一部典籍。正如宋代大觀說得好：

「過去如是如是，現在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

幸自——可憐——生——無端，

黃面老漢，拈花瞬目；金色頭陀，忍俊脫頤。

不覺漏洩——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何時而已哉！」

(完)